

# 基因技術與人的尊嚴

盧 風

## 摘要

現代基因技術改善了人類控制以及治癒疾病的能力，但同時，它也開始威脅人類的自由以及獨立性。解決這一問題，是應用倫理學的責任。

現代西方關於人的尊嚴的觀念處理這樣一類問題。一方面，這些觀念把人看成是獨立自由的個體，從而強調人的尊嚴。但是，現代基因技術給種族歧視提供了新的理由。現代基因技術不再是對生命進化“外部”框架條件的控制，而是有目的地改變生命體的“內部”形成機制，從而給優生學提供新的支持。這不但威脅到人的獨立性，而且更深地威脅人的尊嚴！如果人可以被區分為“設計者”以及“被設計者”，那麼假設“所有人生來平等”的原則就被摧毀了。

另一方面，現代西方觀念視人為唯一具有創造性的生物。人可以有目的地改造世界，而其他生物則作不到。這一觀點使那些認為科學技術能改善世界的人熱烈支持基因優生學。最終，這一行為將導致大災難。

古代中國關於人的尊嚴的觀念給解決這一問題開出了一條新路。中國古人更重視通過道德修養去凸現人的尊嚴。這是一條有

---

盧風，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北京，郵編 100084。

《中外醫學哲學》V：1（2007年5月）：頁73-85。  
© Copyright 2007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別於西方征服自然的路。中國思想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天人合一，這一思想將有助於解決現代基因技術帶來的問題。我們最終必須明白，我們應該用涵養道德的方式去維護人的尊嚴，而不該僭取“上帝”和自然的權力。

**【關鍵詞】** 基因技術 尊嚴 優生學 獨立自由 道德修養  
天人合一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使人類改造環境的力量日增，但它同時也威脅著人的尊嚴。現代基因技術的發展似乎正表現出這樣的悖謬。它一方面提高了人類控制和醫治疾病的能力，一方面使人的自主、自由甚至生存受到威脅。探討走出困境的出路似乎是應用倫理學義不容辭的任務。

一

現代文化是著力凸顯人的尊嚴的文化。現代性源於西方。讓我們先看看西方人是如何理解人的尊嚴的。

在西方中世紀，人是匍匐在上帝面前的可憐的罪犯，這樣的人似乎毫無尊嚴。其實不然，基督教的實質是要人們在敬畏上帝的同時保持自己的尊嚴。人的尊嚴不應表現為漠視終極實在的狂妄自大，而應表現為敬畏上帝和安守本分。在基督教的世界圖景中，人低於上帝而高於一切自然物，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而其他自然物都是供人類享用的，但人類應看護好上帝所創造的一切。顯然，人在這個世界中有其優越的地位，他雖然必須對上帝頂禮膜拜，但高於世間其他的一切，這便是人的尊嚴。

啟蒙思想家不甘於讓人類僅享有這樣的尊嚴，他們試圖為人類爭取更高的尊嚴。思路很簡單：上帝是莫須有的，“謀殺”了上帝，人便自然有了至高無上的尊嚴。到 19 世紀西方人終於借尼采之口宣佈了上帝的死亡。於是人成了上帝，獲得了最高的尊嚴。

在啟蒙思想家中，康德對人的尊嚴的強調最為引人注目，他關於人的尊嚴的論述至今仍是最具有權威性的。在康德看來，人之所以具有至高無上的尊嚴就因為人有理性，人是自主的，即人能自己為自己設定價值目標；人又是自由的，人無論怎麼行為都是自己所作出的決定；人的行為誠然要遵循嚴格的道德法則，但理性的人自己為自己立法，所以，人之遵循法則是自律而非他律。康德說：“在整個宇宙中，人所希冀和所能控制的一切東西**都能夠單純用做手段**；只有人類，以及一切有理性的被造物，才是一個**自在的目的**。”<sup>1</sup>可見，依康德之見，人的尊嚴源於人的自主性。在康德的宇宙中，只有人(或有理性的創造物)才有內在價值和尊嚴，沒有理性的事物也沒有內在價值和尊嚴。正因為如此，非人的一切都可被單純地用作手段，唯獨人不能被單純地用作手段。

現代文化對人的尊嚴的凸顯與對平等的重視有著內在的聯繫。當我們說每個人都有不可剝奪的尊嚴時，便已預設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有了平等，才有每個人的人格尊嚴，即只有當人人都有受法律保護的基本權利時，他們才有自己的人格尊嚴。只要有人被當作奴隸，有人公開受到歧視，便有人沒有尊嚴。只有廢除了傳統社會的等級制度，消除了階層、階級和種族歧視，才能真正賦予每個人以人格尊嚴。為實現這一理想目標，人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納粹曾宣揚日耳曼人種的優越，並以“人種學”為依據對猶太人進行殘酷的迫害。美國的馬丁路德·金為爭取黑人的平等權利而獻出了自

---

(1) (德)康德：2002，《實踐理性批判》，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79-80。

己的生命。南非的黑人也歷盡艱辛才在自己的故土爭取到平等權利。

到了 20 世紀末，人類似乎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就能為全世界人都爭取到尊嚴而舉行慶典了，因為民主政治即將攻克世界上所有的專制堡壘。然而就在這樣的歷史關頭，現代基因技術似乎為人種歧視提供了新的理由。

## 二

在現代基因技術的刺激之下，積極優生學大有死灰復燃之勢。

上個世紀 50 年代生物學弄清了 DNA 的分子結構，60 年代破譯了遺傳密碼，科學家宣稱人類已經掌握了遺傳信息傳遞的生物化學機制以及遺傳變異發生的基本特點。隨著限制性內切酶作用方式的發現，基因技術工程師們已經能夠剪切任何一種生物的 DNA 分子，並以新的方式把它們重新拼接在一起，也可以對病毒、細菌、植物、動物或人的 DNA 排列順序任意加以組合。70 年代就發展出了基因操縱法。基因技術很快就獲得了實際應用。於是有人試圖以分子生物學為基礎建立優生學。細菌遺傳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喬舒亞·萊德博格是這方面的首批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喬舒亞·萊德博格在 1962 年度西貝科學討論會上提出了奠基於現代生物學的優生戰略。他認為，經典的生物科學始終在和整個生物體或者它的宏觀部分打交道，分子生物學卻把可見的整體世界遠遠拋在身後而直接向微觀層次進軍。對於分子生物學，人不再是一個經過變異和選擇所產生的適應於某種環境的生命體，而是一個由若干長度的原子排成的序列。萊德博格說：“現在，我們可以給人下個定義。從基因型看，不管怎樣，他都是由某種 180 釐米長，包括碳、氫、氧、氮、磷原子的分子排列順序組成的——這是 DNA 的長度，它存在於原卵的核裏和每個成熟細胞的核裏，經過螺旋成為緊縮的

螺旋體，有 50 億個成對的核苷酸那麼長。”以這一定義為基礎，優生學便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它不再是對生命進化“外部”框架條件的控制，而是有目的地改變生命體的“內部”形成機制。這可以大大提高改良人種的速度。萊德博格還說，基因技術工程師們很快就可以學會操縱染色體倍比、純合狀態、配子選擇，以及對雜合的整個診斷，以便在一代或兩代的優生實踐中就達到今天需要十代或者百代才能達到的目的。分子生物學的最終應用階段應該是：在懂得選擇和組合所期望的基因的同時，直接控制人類染色體中核酸的排列順序。

可見，一種面向優生學的分生生物學，與其說具有生物學的特徵，不如說更具化學的特徵。它不再把動植物培育法轉用於人，而是直接操縱人之遺傳物質的化學結構。也就是說，奠基於分子生物學的優生學不再控制人的進化過程，而控制決定人的遺傳機制的化學結構<sup>2</sup>。

基因工程技術的發展也使部分哲學社會科學家產生了再造人類的尼采式的夢想。德國著名哲學家斯羅德戴克(據說此人在德國的知名度僅次於哈貝馬斯)認為，現代人類的野蠻獸性潛能獲得了極大的發揮和展現，任何教育、訓導、“馴服”的方法都無濟於事，只有基因工程、人體工程學才能改變人類的獸性，使人類徹底擺脫野蠻狀態，實現人類品質的優化<sup>3</sup>。

在“二戰”的創傷尚未完全撫平、人們對納粹的優生戰略仍記憶猶新的現代社會，珍惜民主、自由價值的人們(如自由主義者)對這種觀點感到震驚。

如前所述，現代人的尊嚴和價值奠基於個人自主。而運用基因技術的優生學戰略構成對人的自主性的嚴重威脅，從而構成對人的尊

---

(2) (德)庫爾特·拜爾茨：2000，《基因倫理學》，北京：華夏出版社，頁 67-69。

(3) 甘紹平：2002，《應用倫理學前沿問題研究》，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頁 44。

嚴的嚴重威脅。某些現代自由主義思想家認為，如果基因改造優生學付諸實施，則人的基因配置是由父母、醫生或國家決定的，即由設計者決定的，而個人僅是設計者選擇、決定和製造的結果。個人那種天然擁有開放的前途的權利，那種展現自己自由活動空間的權利，那種作為自己生命的完整主人的權利，便被粗暴地踐踏了。另外，實施基因技術優生學戰略須設定“培育者”具有設計、培育的權力，當人們被劃分為“設計者”與“被設計者”，宣稱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道德主體的平等原則便受到了踐踏。<sup>4</sup> 基因設計可能使目前的每一個人種分成亞種，甚至亞亞種。假如基因設計把人類分成了具有不同智能量級的人種，人種歧視便會嚴重加劇，現代社會的平等原則便會被徹底拋棄，人類經過幾百年奮鬥而爭取到的平等尊嚴便將喪失殆盡。

以上只是從理論的可能性上說的。事實上，人類基因測試的實際應用已導致了新的人際歧視。隨著 2000 年被譽為 21 世紀醫學革命里程碑的人體基因代碼草圖的繪製完畢，全球的科學家正投入對這部人類生命之書進行破譯解讀的巨大工程。基因療法在現代醫療中已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這期間，基因歧視已經出現了。在美國，那些被診斷攜帶致病基因的人已經遭到保險公司和僱主的歧視，有保險公司不允許有基因缺陷的人投保，有僱主不願聘用有基因缺陷的人。自由主義者指出，如果這一苗頭得不到遏止，那麼除了原有的有產者與無產者、有權者與無權者、精英與普通人的分別之外，又添了一種基因優越者與非基因優越者的巨大分別。以前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理由是種族的、宗教的、語言的和民族的，基因時代一部分人可能會以自己基因上的“優越”為由而要求享有社會與政治上的更多特權。<sup>5</sup>

---

(4) 同上，頁 49。

(5) 同上，頁 50。



自由主義者也可以從認識論方面駁斥基因技術優生學。以萊德博格和斯羅德戴克為代表的優生學預設了基因決定論，但基因決定論是不能成立的。基因決定論認為，人的生理特徵、心理特徵和道德品質都是由基因決定的，但這一命題並沒有得到證實。很容易說明，人的道德品質是後天養成的，而不是先天預定的。個人生活所在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語言共同體和交往共同體強而有力地影響著他的道德信念和其他信念，個人也只能通過後天的學習、實踐和交往而形成自己的各種信念，而他的各種信念決定了他的道德品質。可見，試圖單憑基因設計而改變人類道德的想法，本來就是個幻想。

### 三

現代性關於人的尊嚴的思想還包含另一層意思：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具有主體性的存在者，人能夠能動地改造世界，而其他存在者不能。正因為如此，康德才說，人可以把萬物皆用作手段，唯獨不能把人自己用作單純的手段。就此而言，人的尊嚴是比照非人事物而得以確立的。人之所以具有內在價值和尊嚴，就因為人具有理性；其他事物沒有內在價值和尊嚴，就因為它們沒有理性。理性的擴張就是對人的尊嚴的確證。幾個世紀現代文明的發展，正是科技理性不斷擴張的發展。人通過對外部世界的征服、控制和改造，而確證了自己的偉大。

征服和控制敵對於人類的事物，改造不合人類心意的事物，是人類爭取自由、維護尊嚴的重要方式。人類不得和地震、洪水、颶風等自然災害抗爭，不得和黑死病、天花、SARS 等疾病抗爭。現代科技使人類大大提高了與這些災難抗爭的能力。但人類在征服、控制和改造世界方面已走過了頭。我們在開發核能時造出了原

子彈、氫彈。現在全世界儲存的核武器足以毀滅地球生物圈好幾遍。現代大工業對科技的濫用已導致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在今日之地球，每天都有一兩種植物消失，每 15 分鐘就有一種生物滅絕。基因技術的發展使生物武器的製造易如反掌。據生物學家說，基因武器的殺傷率可達百分之百。不僅可製造出針對人的基因武器，還可製造出針對農作物(如水稻)的基因武器。可見，基因技術的發展除了以上所說的對人類平等尊嚴的威脅之外，還對人類生存構成直接威脅。自由主義的基因倫理對這方面的認識很不夠，因為自由主義本身很重視征服、控制外部自然，只是對用技術控制人體持謹慎態度，而對用技術控制人的智能和品德持強烈反對態度。但就在這裏，自由主義者陷入了困境。既然你本來極看重征服和控制，同時又極珍惜個人的自主和尊嚴，就應嚴格劃分什麼是可用技術去加以征服、控制的，什麼是不允許用技術去加以征服和控制的。

康德似乎給出了一道界限，即人類盡可以用科技去征服、控制一切非人事物，但決不可去征服、控制人。在基因技術沒有發現之前，這不失為一個清楚的界限。但基因技術出現之後，這一界限就模糊不清了。於是自由主義者針對基因技術而劃出一個界限：基因技術對人的治療性應用是允許的，即允許用基因技術去控制疾病；非治療性應用是不允許的，即不允許用基因技術去控制人的生殖。然而，自由主義的這方面論證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例如說基因設計剝奪了個人的自主權，就缺乏明晰的論據。

自由主義基因倫理反對基因設計的理由是，基因設計賦予設計者以特權，而被設計者的自主權被剝奪。反駁者會說，自然生育的人真的都是自主決定來到這個世界的嗎？我們難道不是像薩特所說的那樣是被“拋進這個世界中來的”嗎？如果承認每個人的出生都不是自主決定的結果，那麼對被設計者來說，無法取得其同意就無所謂了。個人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後才會產生尊嚴意識。如果在出生問題



上涉及個人尊嚴問題，那麼只涉及個人生命給予者是高於人類的存在者，還是相反。基督教認為，每個人的生命雖似為父母所生，實則為上帝所賜，上帝是至高無上的，個人生命為至高無上的上帝所賜，便分有了上帝的榮耀。如果我們認為個體生命雖似為父母所生，實為自然所賜，而且認為自然是高於人類的存在<sup>6</sup>，那麼我們仍然有資格感到驕傲。被設計者的生命為科學家所製造，這便使他的出生尊嚴大打折扣。科學家雖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比一般人高明，但歸根結蒂是和一般人同屬一類的，他們並不比一般人更高貴。我寧肯自己的生命為比我更高的存在者所賜，如為上帝、天或自然所賜，而不願為和我同屬一類的科學家所造。就如在世俗社會中，人們在接受榮譽時會考慮榮譽的等級，例如，一位科學家若得到了自己所在研究所的獎勵，他會覺得很平常，但如果得到了國家設立的最高科技獎，就會認為是一項殊榮。少數科學主義者之所以認為克隆人在倫理上是完全正當的，就因為他們認為，人就是最高的存在者，在人類中科學家又是最有智慧的。

在重視提高人類的控制力量方面，自由主義者與斯羅德戴克等為代表的右派之間沒有根本的分歧。例如，美國著名自由主義法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就積極支持用基因技術改良人類。他曾說：“玩弄上帝當然是玩火。然而這正是我們這些凡人自普羅米修斯這位從事危險發現的聖人以來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們玩火並承擔後果，因為除此之外只有面對未知世界時的懦弱”<sup>7</sup>。他認為，假如玩弄上帝意味著努力完善我們人類，在上帝有意和自然盲目創造出來的東西中加入我們自覺的設計，那麼就正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因為這符合人道主義的基本倫理原則。如果基因技術能“使未來的人類壽命更

---

(6) 盧風：2001，〈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爭論的實質〉，《清華哲學年鑒創刊號》。

(7) 羅納德·德沃金：2003，《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論與實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 521-522。

長、更有才華、取得更大成就”，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反對基因設計？<sup>8</sup>

可見，自由主義完全可以基於對科技進步的極度樂觀，而支持基因技術優生學。現代性隱含著這樣一個堅定信念：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知識將越來越接近對宇宙奧秘的完全把握，隨著知識的進步，人類在自然中越來越能隨心所欲。人體奧秘不是常被稱為上帝創世的最後秘密嗎？似乎完全破譯了人類基因組密碼，人類就能獲悉自然的最後奧秘。然而，這個信念是個完全未經審慎反思的信念，也是個徹頭徹尾錯誤的信念！無論科技如何進步，自然永遠隱匿著無限的未為人知的奧秘。<sup>9</sup> 人類一切知識都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知識的不確定性是不可祛除的，因為人類永遠都只是有限的存在者。人類技術史一再證明：任何一項技術應用都有始料不及的消極後果，人類對自然過程的技術干預力度越強，消極後果的災難性越大。對人類基因的干預也不例外。連對科技進步極為樂觀的約翰·巴羅也承認，“一個技術系統越複雜、威力越大，那麼它崩潰和失效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類似地，崩潰的後果也更難以捉摸。”<sup>10</sup> 例如，一個小型煙花廠爆炸造成的破壞不過半平方公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核洩漏所造成的破壞則是好幾個國家。在長江支流上建電站，如果造成生態破壞，那也只是較小的破壞，但在長江上建電站，如果造成生態破壞就是較大的破壞。對人類生命來講，如果說濫用抗生素造成的災難尚容易抵禦，那麼濫用基因技術所造成的災難便可能不可抵禦。

正因為人類只是有限存在者，所以只可追求適度的控制力而不可

(8) 同上，頁 528。

(9) 盧風：1996，《人類的家園——現代文化矛盾的哲學反思》，湖南：湖南大學出版社，頁 190-199。

(10) (英)約翰·巴羅：2000，《不論——科學的極限與極限的科學》，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頁 206。

追求上帝式的無限控制力。追求上帝式的無限控制力正是現代性的致命錯誤。正因為我們追求無限的控制力，才導致了今天的種種危機，如核戰爭的潛在威脅，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基因武器的潛在威脅，基因技術對人的尊嚴的威脅等等。為克服這一致命錯誤，我們可從中國傳統思想中吸取營養。

#### 四

中國古代思想對人的尊嚴的理解根本不同於現代性的理解。古代中國人沒有把個人的自主性當作人的尊嚴的核心內涵，也不認為人必須通過對非人事物的控制和征服去確證人的尊嚴。就前一點而言，由中國的傳統思想難以生發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卻值得認真發掘，以矯正現代性的過分張狂。

中國古人更注重通過道德修養去凸現自我的尊嚴，“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人才是最值得景仰的人，從而具有最高的尊嚴。儒家“賤貨而貴德”<sup>11</sup>，有尊嚴的君子應做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sup>12</sup>。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sup>13</sup>。正因為道德品格對人如此重要，所以人應該時時涵養道德，不可有絲毫的懈怠。人若不注重涵養道德，“則其違禽獸不遠矣”<sup>14</sup>。中國古代思想家當然也認為人為萬物之靈長，但認為人之所以比其他生物尊貴，就因為人有道德。朱熹曾引用範氏的話說明過這一點：“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sup>15</sup>

(11)《中庸》

(12)《論語季學而》

(13)《孟子盡心章句上》

(14)《孟子告子章句上》

(15) 朱熹：2000，《四書集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頁 288。

中國古代思想家不像西方中世紀人認為在人之上存在至高無上、盡善盡美的上帝，不認為人應該無條件地匍匐在上帝面前。因為在中國古代思想中，沒有作為終極實在的上帝觀念。道家認為，“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在“四大”之中，“人居其一焉”<sup>16</sup>，可見人的地位很高，是很尊貴的。如果說道家強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sup>17</sup>，似乎把人排在“四大”之末，儒家則更強調天、地、人三才並列，即人若“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sup>18</sup>

“贊天地之化育”與今人之征服自然、榨取自然截然不同。“贊天地之化育”的實質是調適與自然的關係。管子說：“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sup>19</sup>張載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sup>20</sup>這種注重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很值得現代人認真吸取。如果我們始終不忘人就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絕對依賴於自然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時刻不忘“人與天調”，就不至於那麼狂熱地追求征服和控制力量。如果我們用中國道家“以道觀物”的方法理解人與世界的關係，就可以避免還原論和基因決定論的錯誤，不會認為認識了人體的化學結構就算掌握了關於人體的一切奧秘。

中國學人若能返本開新，就可獲得如下兩點重要識見：(1)個人的自主性只是相對的，個人永遠生活在與他人的聯繫之中，個人對他人總有一定的依賴性。(2)人類的控制力永遠是有限的，“人與天

---

(16) 《道德經》第二十五章》

(17) 《道德經》第二十五章》

(18) 《中庸》

(19) 《管子》卷五行》

(20) 張載：《西銘》。

調”才是人類生存的根本出路。有此體認，我們就容易明白：人類基因改造對人類平等尊嚴的踐踏只是個次要的錯誤，最根本的錯誤則是僭取上帝或自然的權力的錯誤。人類掌握了具有巨大破壞力的技術，卻沒有正確使用技術的道德和智慧。技術**能夠**做的事情越來越多，越來越驚世駭俗，但人類卻不能總把技術用在**應該**用的事情上。具有巨大破壞力的技術(如基因武器)有可能導致人類的毀滅！面對這樣的生存境遇，我們應該用涵養道德的方式去維護人的尊嚴，而不該僭取“上帝”和自然的權力。